

# “这一仗确实打得好”

## 沙家店战役打破国民党“一战结束陕北问题”幻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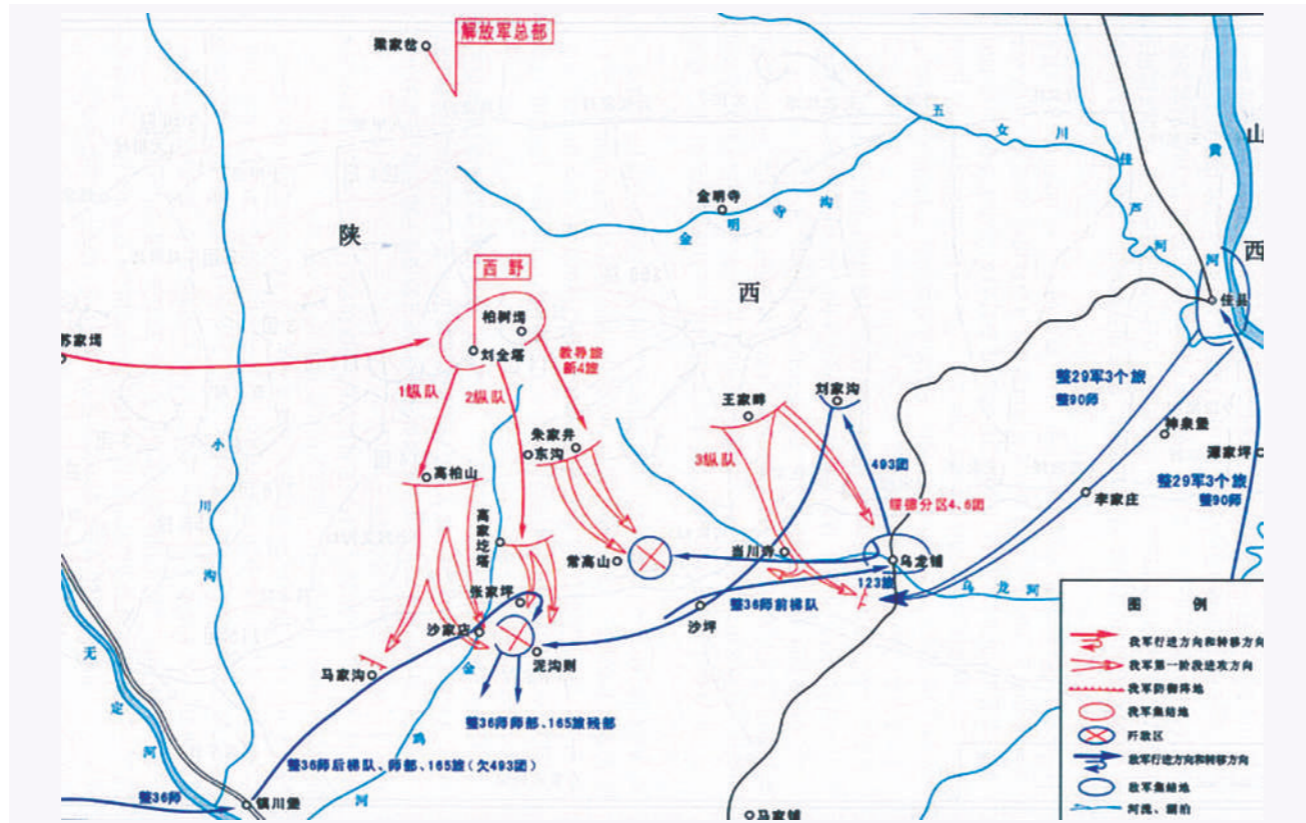
■薛闻兴 薛利梅

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于1947年8月18日至20日，在陕北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对国民党整编第36师实施的一次歼灭战。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，扭转了陕北战局，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战略反攻。

**主动撤围，诱敌追堵。**1947年8月6日，按照中央军委“三支大队转入外线作战”的战略计划，为完成调敌北上、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任务，西北野战军发起了围攻榆林的战役，成功吸引国民党军6万余人北上援榆。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下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摆脱被动局面，巧妙运用指挥艺术，决定主动撤围榆林，创造战机诱敌歼之。

为造成国民党军错觉，避其锐气，诱敌追堵，彭德怀将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撤至榆林东南、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，以后方机关一部兵力伪装成西北野战军主力于葭县（今佳县）以北东渡黄河。国民党军认为西北野战军经榆林一战“气数已尽”，打算“仓皇逃窜”，遂令其援榆部队加紧追堵，其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“援榆有功”，气势正盛，亲率2个旅远离主力孤军冒进，企图全歼西北野战军。此时，彭德怀意识到战机已至，遂决心采取“集中优势、分割包围、运动歼敌”的战法，命令第3纵队向东南牵制整编第29军和整编第90师西进，集中主力乘整编第36师孤军冒进、翼侧暴露之机，以第1纵队主力侧击其后梯队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退路，第2纵队先歼灭敌后梯队，最后集中3个纵队歼敌前梯队。

**首战受阻，机断行事。**8月18日10时许，国民党整编第36师前梯队在乌龙铺以南与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、绥德军分区部队接触，第3纵队且战且退，于黄昏时分诱敌进至乌龙铺北山。整编第36师后梯队与西北野战军第1、2纵队先头部队在常高山附近地区甫一接触，即向西电缩。当时正值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前出道路被阻，第1、2纵队被迫停止攻击，返回沙家店以北地域，寻机待战。整编第36师后梯队通过18日的接触战，认为当面不过是西北野战军的后方掩护分队，尚未发觉西北野战军主力所在位置与企图，临时在沙家店及其西南地域构筑工事，防遭袭击，企图在其前梯队回援接应下继续东进追堵西北野战军主力。彭德怀针对敌“收缩待援”的



沙家店战役略图

部署特点，及时将“正攻侧击”的战法调整为“四面合围”，命令第1纵队独立第1旅和第358旅抢占沙家店以南、以西地区，第2纵队从沙家店以北、以东地区，分割包围整编第36师。

**围点打援，分割歼敌。**8月19日拂晓，整编第36师发现沙家店附近西北野战军主力后，遂令其前梯队第123旅星夜向沙家店靠拢，但第123旅惧怕伏击，更怕夜战，仅令配属的第493团先行驰援。8月20日拂晓，西北野战军对临时驻守之国民党军发起进攻，第1纵队首先以第358旅向沙家店东南侧高地攻击，独立第1旅主力向沙家店以南国民党军阵地攻击，激战至10时，第1纵队占领了沙家店以南及以西一线高地。第2纵队独立第4旅向沙家店东北侧高地展开攻击，第359旅向沙家店东侧实施连续攻击。此时，回援的国民党第493团与其师主力会合，后续回援的第123旅企图占领常高山北侧高地，掩护整编第36师主力东窜，当即遭到西北野战军新编第4旅的迎头痛击。随后，新编第4旅在当机立断时改变突

击方向的西北野战军教导旅的密切配合下，完成了对第123旅的包围。至此，整编第36师师部及其2个旅被分割包围。

8月20日午后，西北野战军第1、2纵队密切配合，向整编第36师主力发起猛烈攻击。战至17时，整编第36师在主要阵地均被占领，伤亡惨重、待援无望的情况下企图逃窜。第1纵队即令所属部队采取“正面猛击、穿插迂回”的战法，割裂了整编第36师的防御部署，切断敌西退东窜之路。1小时后，被围之敌全线崩溃，第1纵队乘机迅速发起追击，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除师长钟松及旅长李日基带少数残敌逃跑外，大都被歼灭。

8月20日14时，第2纵队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向常高山之国民党第123旅发起攻击。第2纵队指挥灵活果断，部队协同密切，作战勇敢顽强，第123旅虽然数次向西反攻，企图与其师主力靠拢，但终未得逞。旅长刘子奇见援兵不到，向西靠拢无望，部队伤亡惨重，率残部突围。第2纵队乘敌脱离阵地之机，

再一次发起猛烈攻击，于黄昏前全歼敌第123旅。

第3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4、6团，在第123旅回援其师主力时，除一部兵力尾击该部牵制行动外，主力在乌龙铺西北地区展开，阻击西援的整编第29军2个旅和整编第90师。战至当日黄昏，未使该部通过青阳川，支援了野战军主力在沙家店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36师。此时，由于葭县之整编第90师已尾随其主力西进，国民党参战部队即迅速撤出战斗。至此，战役即告结束。

沙家店战役中，西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000余人，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。中共中央指出：“经此一仗，局势即可改变。”8月23日，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评价“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，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，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”。

### 史说新语

# 坦克的“粉墨登场”

## 从索姆河战役到康布雷战役

■惠 永 翟明飞



1917年的康布雷战役后，英国皇家坦克团H营搭乘火车返回驻地

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劫难，先后有38个国家、15亿人卷入了这场长达5年的战争。一战在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同时，也完全改变了火器时代的战争形态，客观上催生了诸多新军事理论的产生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、甚至当代世界军事实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当时人们对战争形态发展和作战理念的认知有限，在一战前期，交战往往是“堑壕对堑壕”的阵地战形式，双方“顶牛”拉锯，互拼消耗。诸如凡尔登、索姆河等著名战役，伤亡人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为改变这种伤敌一千、自损八百的“绞肉机”式作战方式，“陆战之王”坦克和以坦克为中心的合同战术应运而生。

在索姆河战役后期，英军研发的坦克就已初登战争舞台。1915年9月15日，在法国弗累尔村地域，英军第一次使用了因设计外形酷似运水车而被称为“水柜”的坦克。受其性能和战法等制约，这场“首秀”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。战前，英军的坦克仍处于试验阶段，性能还不完善，驾驶员也大都未经系统训练，但时任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中将求胜心切，不顾众人反对，执意要求第一批生产的50辆坦克立即投入使用。结果，从英国本土运到法国索姆河前线的这50辆坦克中，只有18辆勉强能遂行作战任务。即便如此，这18辆坦克凭借“刀枪不入”的防护装甲，在战斗中崭露头角。它们快速碾平了德军阵地前沿的掩体和铁丝网，许多德军在初见

这一“钢铁怪兽”后，被吓得四处逃窜。由于此时英军坦克在战场上除单纯冲锋直撞外，并无战术可言，也没有其他兵种予以掩护，因此，很多坦克在突入德军阵地纵深后，或掉进弹坑、栽入壕沟，或被德军炮弹击毁，失去了先前的锐势。

索姆河战役后，欧洲西线战场又相继发生了尼韦勒战役、伊普雷战役等大规模战役。作战中英军的坦克战术虽然较先前有所改进，但仍未妥善解决坦克效能发挥，以及与步兵、炮兵、航空兵等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。而1917年的康布雷战役，则注定因改写这一切而载入史册。

1917年11月20日，康布雷战役发起的第一天，在周详的军事保密和大雾天气掩护下，英军第一梯队编成内的

378辆坦克对德军突然发起集群式进攻。战斗中，英军坦克以3辆为一组，成正三角分布，各组配合密切，交替掩护实施冲击，仅用5个多小时便在德军阵地前沿撕开数公里长的突破口。后续跟上的第二梯队98辆坦克紧跟第一梯队，快速突入德军防线纵深展开作战。此外，其他兵种围绕坦克集群冲击所做的配合行动也可圈可点。例如，战斗发起前，英军航空兵克服不良气候条件影响，在交战区域附近频繁低空巡飞，以其产生的巨大噪音为坦克行进时的轰鸣声做掩护，同时对德军阵地纵深的炮兵阵地予以重点打击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成列跟进，辅以开天德军阵地支撑点内的零星火力；炮兵在步兵前方安全射界范围外实施火力压制，以徐进弹幕的形式掩护梯队主力突击。面对如此不利态势，阵地内的德军一时间惊慌失措，许多支撑点相继失守，形势一度向英军倾斜。但在战役后期，德军及时调整战术战法，先是派遣后备军增援，并利用高射炮和安装在卡车上的野炮同英军坦克展开对峙，同时运用航空兵以高制低打击和破坏坦克的战斗队形，收复了大部分阵地。最终，这场战役以双方伤亡人数大抵相等的结果宣告结束。

纵观康布雷战役，可谓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战役。它开创了大规模运用坦克战术的先河，推动了步兵与坦克协同作战，对坦克防御等原则的诞生。因此，这场战役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基本形成。

### 链接历史

### 明清兵学

明代的抗倭战争既有陆地作战，也有海洋作战。在数十年的抗倭战争中，明军的海战战术不断得到丰富发展，其中部分内容与陆战战术及内陆湖泊作战之术相通，部分内容则体现了鲜明的海战特色。

### 情报先行，尤重海洋地理情报

关于情报与战争的关系，孙子有句名言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”陆地作战需重视情报，海战同样需充分掌握敌情，认真分析研判敌我双方力量对比。在海战中，除了要对敌情、我情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外，还要充分掌握天候、地形等一切与战争有关的情报。与陆战不同，海战有关“地”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，主要是指海洋的基本情况，如潮汐、水深及水流走向等水文情报。

抗倭将领谭纶、俞大猷、胡宗宪等都充分意识到海防情报的重要性。胡宗宪主持抗倭时，加强舰船巡逻力度，提升海防警戒水平；注意收集海洋情报，使用熟悉海情的乡民驾驶舟船，担任向导。他还在各地建立严密的巡哨制度，多层设防，连点成线。担任巡哨任务的情报人员，也有严格的选拔标准：一是熟悉敌情，知晓当地情况；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；三是熟知敌方人员，善交朋友。

明军还总结了一些研判海上敌情的方法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戚继光的“海上相敌20法”。倭寇行动隐蔽，行踪不定，熟悉天气潮汐情况，而且非常善于伪装，加之有不少奸细担任其内应，使明军难以设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反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。为做好防奸工作，戚继光等人曾亲自制定《伏路条约》，令三军共同遵守。当发现敌情时，伏路军官必须立即报告、迅速处置。

### 结合地形，发挥武器优势

倭寇虽然在东部沿海地区为祸甚烈，但明军在舰船吨位和火器性能上超过倭寇，能够在海上交战中立于上风。因此明军与倭寇交战时，战术设计既需结合装备，更要适应地形。战术与地形充分结合，明军的优势地位便能更加凸显。

摸清倭寇底细后，明军一面加强重要位置防守，一面抓住时机主动发起进攻。明军战船吨位大，吃水深，对于作战环境和海洋地形要求更高，将帅需深入了解航道和水文情况，认真选择作战地点。

战船在海面形成对抗之时，明军所贯彻的战法主要有两种：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大，就使用战船直接冲向对手，将对方船只撞沉；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小，则需形成数量优势，包围对手，尽量利用先进火器进攻。俞大猷将这种战法简单总结为：“盖海上之战无他术。大船胜小船，大舰胜小舰，多船胜寡船，多銃胜寡銃而已。”

明军利用火器优势，积极展开进攻。戚继光说：“水战，火为第一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火”，既可指火器，也可指火攻。与倭寇海上对峙，可用火器击毁对方船只，毙伤敌方人员。而双方战船距离较远时，使用火器压制对方，令敌不敢轻易在甲板上露头，明军就可乘机抵近，组织士兵攀援敌船，再以冷兵器破敌。由于战船和火器有明显优势梯队，明军有意在海上或岛屿之间寻找决战时机。海上决战，除了能发挥自身优势之外，多少也借鉴了孙子“死地”作战理论。孙子认为，“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”。士卒一旦没有退路，就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。四面都是茫茫大海，双方都处于毫无退路的“死地”，只能拼死作战。明军在兵员数量上占据优势，武器性能又胜敌一筹，这一战法有效提升了军队的士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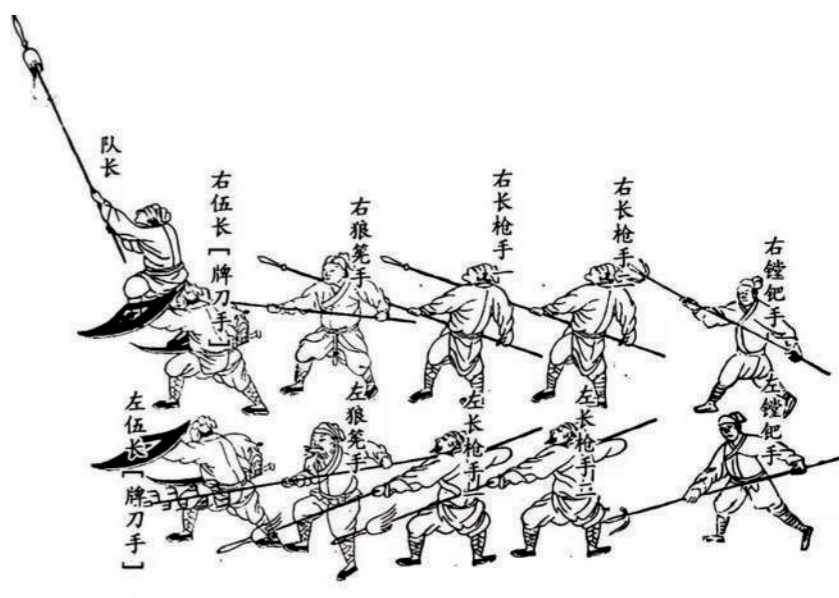
# 明代抗倭战争中海战战术的发展

熊剑平

### 战术合同，注重阵法设计

沿海明军的军种为水军和陆军，军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自然非常重要。若在海岸作战，陆军主要担负冲击敌人任务，水军在沿海布置防御，打击逃窜之敌；若在海面上作战，水军主要担负冲击敌阵任务，陆军则在海岸布置防御阵地，阻击逃窜到陆地的倭寇。在舟山大捷和台州大捷等几场著名战役中，明军水、陆两个军种密切配合，将倭寇击退。嘉靖四十年（公元1561年）的台州之战中，戚继光率军阻击倭寇。他将陆军组成一头两翼的冲锋部队，击溃登陆倭寇，同时又组织水军打击海上倭寇船队，最终全歼倭寇。

无论是海面作战，还是陆地作战，明军都非常注重阵法研究。戚继光的“鸳鸯阵”和俞大猷的“三叠势”，都是较为著名的阵法。在“鸳鸯阵”的设计中，队长位列最前，后排是二人手持长牌和藤牌掩护，再后排则是士兵手持狼筅和长短兵器，利用这些兵器杀伤敌人，掩护队伍向前。“鸳鸯阵”的设计理念，就是尽量使矛与盾、长与短等各种兵器密切配合，充分发挥各种兵器效能，同时有效将士卒捏合在一起，使之成为更加牢固的整体，像鸳鸯一样“生死相依”。这种阵法在强调队伍整体性的同时，也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优势，并能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调整变化（可变换成“两仪阵”或“三才阵”等），从而实现兵器和士卒的高效结合，进可击敌，退可自保。在台州大捷中，戚继光就使用“鸳鸯阵”成功挫败倭寇，戚家军从此声威大震，这一阵法也渐为人们所熟知。



戚家军的“鸳鸯阵”示意图